

# 秋露花城

《白门柳》第二部

刘斯奋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秋 露 危 城

《白门柳》第二部

刘 斯 奋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秋 露 危 城

白门柳（第二部）

刘斯奋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1.25印张 8插页 452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600册

\*

ISBN 7-5059-1444-8/I·999 定价：10.00元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以明末清初的动荡复杂局势为背景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南明弘光王朝的建立及其迅速崩溃的过程。作者通过黄宗羲、陈贞慧、史可法、钱谦益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秦淮名妓柳如是、董小宛等人物命运的描写，以姿采纷呈的运笔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展现了一幅场景辽阔、人物众多的历史长卷。其中既有政治场中的正邪恶斗，也有社党内部的恩怨纷争，还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，交织成一曲波澜变幻、悲风四起的末世挽歌，具有颇强的历史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。

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。

——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

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

——《易·否·九五爻辞》

## 人 物 表

**黄宗羲**——字太冲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陈贞慧**——字定生，明末诸生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**冒 襄**——字辟疆，明末副贡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**方以智**——字密之，翰林院编修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**侯方域**——字朝宗，明末诸生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**吴应箕**——字次尾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顾 杲**——字子方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余 怀**——字淡心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梅朗中**——字朗三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张自烈**——字尔公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左国樸**——字硕人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沈士柱**——字昆铜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**郑元勋**——字超宗，明末进士，复社扬州地区前社长。

**黄宗会**——字泽望，明末选贡，黄宗羲之弟。

**史可法**——字道邻，东林派大臣，官至东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总督淮、扬军务。

**刘宗周**——字念台，号蕺山，东林派大臣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**钱谦益**——字受之，号牧斋，东林派大臣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**吕大器**——字伊若，东林派大臣，官至礼部左侍郎。

**高弘图**——字研文，户部尚书，官至东阁大学士。

**黄澍**——字仲霖，东林派官员，湖广巡按。

**周 鑑**——字仲驭，东林派官员，曾任礼部主事，复社元老。

**雷縠祚**——字介公，东林派官员，曾任武德道兵备金事。

**朱由崧**——明朝第十八代皇帝，年号“弘光”。

**韩赞周**——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
**马士英**——字瑶草，卢、凤总督官至内阁首辅。

**阮大铖**——字集之，号圆海，阉党余孽，官至兵部尚书。

**杨文骢**——字龙友，官至兵部员外郎，马士英妹夫。

**刘泽清**——字鹤洲，淮安总兵官，封东平伯。

**刘孔和**——淮安副总兵官，刘泽清之叔父。

**朱统𣪠**——王室子弟，马、阮党羽。

**徐青君**——中山王徐达后裔，魏国公徐弘基之弟。

**柳如是**——名是，号河东君，明末盛泽名妓，钱谦益

之宠妾。

**董小宛**——名白，明末秦淮名妓，冒襄之宠妾。

**惠 香**——明末盛泽名妓，柳如是之密友。

**李十娘**——名湘真，明末秦淮名妓。

**卞赛赛**——名赛，明末秦淮名妓。

**马 氏**——冒襄之母。

**苏 氏**——冒襄之妻。

**顾 苓**——字云美，明末诸生，钱谦益之学生。

**孙永祚**——字子长，明末诸生，钱谦益之学生。

**蔡益所**——书坊老板。

**柳敬亭**——外号柳麻子，明末著名说书艺人。

## 第一章

回到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之后，黄宗羲在家中寂寞而烦闷地过了一年多。

虽然崇祯十五年底，他自北京南归的途中，曾经听到清兵又一次大举入塞的消息，并为此很惊愤忧急了一阵，但过后风声渐渐又缓和了下来。听说清军到底未敢过于深入，只在京畿以及河南、山东等地杀掠蹂躏了数月，便重新退出了关外。至于曾经在中原和湖广一带闹得天翻地覆的“流寇”——农民起义军，自去年秋天起，也先后回师西向，分别进入了陕西和四川。这一切，都使黄宗羲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，姑且安下心来，重新回到简朴而平静的乡居生活中去。

眼下已经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。一连几天，黄宗羲都领着家丁，在离黄竹浦五里外的化安山一带，向佃户挨家挨户催收历年拖欠的租子。虽说眼下才是春夏之交，下乡催租主要是为着加强督责，本不指望能有太多的收获，不过，辛辛苦苦

在山野间转了几天，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到头来仍旧收不满十石麦子，黄宗羲不由得大大懊恼起来。随行的管家黄登——一个黑胖汉子，咬定小麦刚刚上场，佃户们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装穷罢了。还举出以往收租的经验来证明，这更使黄宗羲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和欺骗——“哼，这些可恶的东西，我好心好意把田佃给他们种，他们却全不知感恩！”他恼火地想。有一阵子，他甚至打算倒回去，找佃户们质问，要他们立即把租子交出来！但是，当想到这就要重新面对那些木讷粗鄙的脸孔，要再一次听取那些令人心烦的诉说恳求——哪怕明知是假装的也罢，黄宗羲又不禁犹豫了，“啊，我又何必同他们纠缠不清？要是他们再不交，我就干脆把田收回来，另外租给别人去种！”这样决定之后，仿佛重新得着倚仗似的，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一天，快到晌午，他们才回到黄竹浦。刚进村，就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：他的三弟黄宗会在本省学政主持的一次考试中，以“品学兼优，年富力强，累试优等”，被录取为“选贡生”。按照科举制度，选贡也同举人、进士一样，算作“正途出身”。今后用不着再参加乡试和会试，而只要在接下来的“廷试”当中合格，就会被正式授予官职。由于这喜讯来得过于突然，以至最初一刻，黄宗羲还不太相信。当终于弄明白这已千真万确，此刻家里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时，他才又惊又喜地“啊”了一声，连忙分开围上来打听消息的仆从们，也顾不上春天的村路泥泞不堪，管自用双手撩起直裰的下摆，一脚浅、一脚深地朝村东的方向走去。

“啊，这么说，三弟当真中选了，真的中选了！这多么

好，多么不容易！哼，说我们兄弟有才无命，徒享虚名，看今后谁还敢！哎，母亲不知道有多高兴啊！”黄宗羲加快脚步往前赶，一边兴奋地、匆忙地想。经历了这些年的挫折和困守之后，他当然十分清楚，弟弟这一次成功意味着什么——不错，眼下的成功只是弟弟的，同自己的前程，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重要的是亡父当年建树的功名和家业，终于有了重振的希望，母亲那颗饱经忧患的心，也终于稍稍得到安慰。而这正是肩负着长子责任的黄宗羲，长期以来、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暗暗为之焦虑的——“不过，我却回来迟了，母亲最初的那一下子高兴，我已经见不着了！多少年来，我连做梦都在盼着这一刻，谁知事到临头，竟错过了。我本不该自告奋勇去收什么租子，哎，真的不该！”黄宗羲懊悔地、惋惜地想，一口气爬完了那道沿坡而筑的石板台阶，越过一字并排的四棵合抱柳树，和八根彩漆剥落的旗杆，从悬着“风宪”二字牌匾的门楼下穿过，走进被称做“太仆公府”的家。

黄宗羲一踏入院子，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。这一月已经传了好几代人的、有着宽大的青石板天井和众多砖木结构房舍的老屋，在他几天前离开的时候，还是那样灰暗单调、没精打采，甚至破败寒伦。可是如今，一切都变了：炸得遍地都是深红的炮仗纸屑，代替了天井里终年摊晒的柴草；那些红灿灿的、还残存着火药气味的碎纸片儿，使宅子平添了不少喜气。灰泥剥落的正堂和两边的楼宇，也被悬挂在瓦檐下的吉庆彩球映衬得面目一新。穿上了新衣裳的孩子们在满天井追逐嬉戏。仆人们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，喜气洋洋。看见大少爷回来了，坐在门楼下的几个就惊喜地站起来，殷勤而热烈地向他问

候。

“哎，三少爷呢？”黄宗羲急不及待地问，一边睁大眼睛打量着变得生疏了的家。

“噢，那不是！”年老的仆人用手一指。

黄宗羲转过头去，果然，他那位出色的弟弟正拱着手，把一位客人从正堂里送出来。今天，黄宗会穿了一件簇新的五福捧寿纹蓝绸大襟袍，头上方巾，脚下丝履，打扮得从来没有过的整齐漂亮；那张清秀、敏感，经常是表情傲慢的脸上，童稚般闪耀着天真快乐的神情。他没有看见哥哥，因为客人——一位同村的小个子秀才，正拉住他的衣袖，再三地嘱咐什么，黄宗会显得很耐心，也很留神，不住地点着头；然而，随后就转过脸来。一刹那间，他的眼睛亮了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，使他的脸孔颤抖起来。刚刚叫出一声“大哥！”就被夺眶而出的泪水咽住了。突然，他摆脱了客人，用了一个冲动的、不顾一切的姿势，前倾着身子奔出几步，一下子跪倒在黄宗羲跟前——

“大哥，你……两日不回，可是盼煞小弟了！”他呜咽着，大声说，“宗会能有今日，皆是大哥所赐，宗会没齿不忘！”说罢，咚咚地叩下头去。

当第一眼看见弟弟的时候，黄宗羲就趋步上前，想过去同他相见。但是十二岁的大儿子百药和十岁的二儿子正谊已经发现了他，大声欢呼着奔过来。黄宗羲躲避不及，只好先伸出双臂，把吊到脖子上来的正谊搂在怀里；待到黄宗会向他奔来，想上前搀扶，却腾不出手。他无可奈何地瞧着俯伏在地的弟弟，瞧着那一身簇新的、使弟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漂亮衣

巾，心头不由得一热，眼睛随之湿润了——事实上，由于父亲去世得早，宗会和二弟宗炎的学业，都是他手把手地教导出来的。他不仅是他们的兄长，而且是他们名副其实的老师。如今，弟弟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苦心教诲，终于一举成功，这实在使黄宗羲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欣慰，以至于热血沸腾。他终于摆脱了怀里的正谊，也一下子跪倒在地上，伸出双手紧紧扶持着弟弟，连声说道：“三弟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！”话没说完，喉头已经哽住了。他不得不停顿一下，等情绪稍稍平复，才重新微笑着，不胜友爱地瞅着弟弟，用亲热的、快活的口吻说：“三弟，你今日高中，为兄好生欢畅。只是贺喜来迟，反令家中佇望，心下甚觉抱歉！”

“可这是不该的！”泪眼汪汪的黄宗会使劲摇着头，“大哥的道德文章，胜于劣弟十倍，理当率先高中。谁料老天弄人，竟让劣弟担此僭越之名，连日思念及此，宗会便觉惶恐难安！”

“啊，休要如此想！”黄宗羲连忙制止说，紧紧地握着弟弟的胳膊，“为兄近年耽于嬉游，学殖荒落，不似你等潜心韩下，精勤猛进，早已后来居上。如今先我着鞭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为兄可是心悦诚服，喜欢得紧哪！”

在最初听到消息的一刹那，黄宗羲于欣喜之余，确实曾经闪过一丝失望、甚至委屈的情绪。只是他马上就为这种感情羞愧了——“嗯，这是不对的、可鄙的！”他责备自己说。现在弟弟的坦诚表白，使他想起了当初有过的那种情绪——

“嗯，你万万不可作如此想！”他坚决地、有点生气地重复说，随即避开了对方的眼睛。

但是，黄宗会却显然把过去那些年中，哥哥的苦心培养看得很重，总觉得自己的成功使哥哥受到了损害。他大约很想加以补救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哥哥的祝贺和慰解固然使他感动万分，但也使他觉得更加难为情，忽然，他挣脱黄宗羲的把握，用袖子掩着面孔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黄宗羲默默地望着弟弟。这一次，他没有马上劝止。的确，由于年岁渐长，加上各人的性格、志趣和行事不尽相同，这几年，兄弟们之间已经不象少年时代那样亲密无间。更兼各自成家之后，仍然聚居在一个大院里，姑嫂妯娌之间便难免发生种种摩擦和计较。这又或多或少影响着各自的丈夫。因此，平日里兄弟们为了某件小事意见相左，甚至大起争执的情形也时有发生。这使黄宗羲颇为痛心，也颇为失望——“啊，要是这样过不下去，那么就分开好了，是的，干脆分家！”气恼之余，他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。只是想到母亲还健在，恐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，才极力忍住，没有提出来；但内心的危机感却愈来愈重了。如今，黄宗会这么感情冲动地放声一哭，有如打开了一道锈锢渐厚的闸门，使黄宗羲在倾泻而出的感情潮水当中，重新看清了弟弟的内心——“是的，这几年也许是我想得不对，错怪了他，错怪了他们！其实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好，都没变。他们都是我的亲弟弟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过去我为什么要气量浅窄地同他们计较，可鄙可羞！今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再也不了！”他惭愧地、坚决地责备着自己，抬起头来，发现周围已经聚拢了一群人，多数是些闻声而来的丫环仆役，四弟宗轅和五弟宗彝也在其中。他们正一声不响地、感动地望着黄宗会和自己。于是，他抓住弟弟的胳膊，用了一个有力的动作，

扶着黄宗会站了起来——

“哎，快别哭了，当着下人的面，传出去，让人笑话！”他附在弟弟的耳边，低声告诫说，随即转过身，怀着前所未有的轻快心情，同大家招呼起来……

## 二

三少爷的荣膺贡选，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希望，但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。因为按照惯例，接下来，黄宗会就得上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，还得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。这两件事都得花费银子。通德乡黄氏他们这一房，即便是父亲黄尊素在京里做官时，也并不富裕，近十多年来，更是每况愈下，经常为了不大的一点事就得举债，且别说眼下要同时应付两摊子的开支了。当然，三少爷的功名是万万耽误不得的。经过一番东挪西借，并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，总算凑起了七、八十两银子。于是，到了四月十五这一日，新选贡生黄宗会便拜别了母亲姚夫人，在喜气洋洋的乡亲们相送下，来到村外的渡口，然后由黄宗羲亲自陪同，乘上了一只乌篷船，取道姚江，向省城进发。

从黄竹浦到省会杭州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，但也有二百多里的水程。其间要经过余姚、上虞、萧山三个县，当中还有一个府城绍兴。即使路上不停留，也得走上三、四天。如今，乌篷船已经驶出名叫蓝溪的小支流，来到姚江之上，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——平缓的、碧绿澄澈的水面，在白云浮荡的晴空下，跳动着万点阳光，有似一匹闪烁轻柔的素练，迎着船头飘

曳而至，把低矮的篷舱映照得通明透亮。河岸两旁，则是兽脊似的连锦远山，映带着一堤婆娑的翠柳。浓密的柳阴下，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牛羊踽踽而过。如果碰上一个村庄，一个墟市，照例又随风传来声声人语。也许是隔着一片水面的缘故，那变得细碎了的乡音听上去是那样悦耳，那样柔媚……

在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蛰居了许久之后，能借此机会探访一些朋友，打听一下时局的近况，以及再度过上几天热闹的都市生活，黄宗羲的心中，洋溢着一种多时未有的愉快——“是的，这一年多，国家的局势似乎平稳了下来，我们家里，也终于有人出头了。莫非这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，正处于物极必反的变换之中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还是要致力于用世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积弊如山，把国家闹到民穷财尽的朝政，是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时候了！时势的转换，说不定倒是一个付之实行的契机？”这么想着，黄宗羲就重新萌生出一种希冀，一种冲动，于是进而想到：明年又是大比之年，如果国家的局势当真能够稳定下来，自己也能够继弟弟之后，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话，那么也许还为时未晚，还可以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——“当然，从而今起，我可得收敛心神，把那些制艺时文再下工夫钻上一钻。虽然枯燥乏味得很，但为了用世，也只得忍耐一下。幸好还有一年，只要肯下工夫，不信就钻不通它！熬过了这一关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！”这么暗暗拿定主意，黄宗羲的心情愈加开朗起来。他一边倚在船舷上，信目浏览着岸上迤逦而过的景物，一边不自觉地轻轻用指头击打着船板，哼起一支流行的散曲——

只见那流水外，两三家，  
遮新绿，洒残花。  
一阵阵柳绵儿，  
春思满天涯。  
俺独立斜阳之下，  
猛销魂，  
小桥西去路儿斜……

这首调寄《采茶歌》的曲子名叫《送春》，出于松江一位散曲名家施绍莘之手。由于曲、辞俱美，在江南一带传唱颇广。不过，黄宗羲本不善于唱歌，平时更是绝少开腔。这会儿因一时高兴，才随口哼上几句。结果，唱跑了调儿不必说，有些句子还忘记了，只好哼哼唧唧地含糊过去。这么下来，顶好的一支曲子，给他唱得怪里怪气，充满了“嗯嗯啊啊”之类的拖腔，坐在船头甲板上的书僮黄安听了，掩着嘴直笑。黄宗羲却毫不理会，只管自得其乐地哼了一遍又一遍。直到偶然回过头去，视线落在弟弟黄宗会身上，他才停下来。

“嗯，你做什么？”由于发现那位新选贡生正盘腿坐在炕板上，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检点着带来的银子，黄宗羲才疑惑地问。

黄宗会抬起眼睛，敏感白净的脸上现出苦笑，没有作声。

“莫非短了数不成？”由于这些银子得来不易，黄宗羲不由得探过身去。

黄宗会摇摇头：“短倒不短，就是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